

融洽八方创新风

北海人原有的传统意识并未因后来接受的开放意识同化和淡化，其中特别保持完整并延续至今未泯的是，善容客民，互补长短，融洽相处，共创北海经济潮汛，共建北海商情市情的文明，其事例不胜枚举。近闻据说“北海人排斥外地人”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片面之言。

北海的历史，是东家与西宾共同创造的。在各个历史阶段，只有西宾客卿的人数多寡以及来路不同罢了。

回溯历史长河，北海未正式向世界宣布“开埠”即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之前的半世纪——约为嘉庆末年（1820年），云南和四川的“来龙”已经麇集北海，向海外推销他们的土产如云南锡板和牛皮、四川蜀锦和药材了。这些事实，有史料可稽，未见有关“地头蛇”排斥“来路龙”的纪录。故可以说，北海口岸属于大西南出生活费的便捷口门的传统概念与地缘价值，最初是由滇、蜀、黔人与北海人共同创造的。

北海在第一次开放之后的光绪二年——民国26年（1876—1937年），北海港成为世界航运界和贸易界认可的优良自然港湾的繁荣景象；以及随之而来历次经济高潮，都是广府人（珠江三角洲各县市属广州府）与北海土著人携手创造的业绩。光绪末叶（1898—1908年），广商已成为北海商场的支柱，本籍商人仅能固守广商无法染指也不屑插手的海味咸鱼行这块“领地”，由于港口长期封闭而先天形成夜郎自大的意识，便组织“南行公会”企图与经济实力、开胆意识以及声誉均占优势的“广州会馆”分一席之地。广商集团有感于“北海为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商贾荟萃，惟风气未开，商情仍（如）前涣散，每见（地方）利权外溢，射利居奇，同行如敌……商务安望发达”等利弊，乃从“固结商情，务使商利同兴，商害同除，扩张（地方）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动与“南行公会”合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组建“北海商务分会”（北海商会的前身），首届理事会26人，按会员人数多少分配各额，北海籍名额占11人。说明地主额卿的融洽相处和地位平等。北海商务分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和开创社会文明中坚力量的标识，在辛亥革命前一年

便誓师并吹响了向国际市场进军的号角：“会（合）群材，统筹利市，角胜全球分一帜！”（北海商会会长联语）宏亮豪壮，响彻云衢。民国以后，又有玉林、博白、阳江、高州和海南等地的客前前来落户，以广商为主流的五湖四海客民与北海人一道，共同谱写了解放前夕为止的北海近代文明史。这部断代史的主要篇章，记录了民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潮汐的起伏与文化嬗变所孕育的北海民情风俗的特点——广府型的——开明，好客；广州话系的方言，广东曲艺风靡城乡……

改革开放后，客商以四川人为主，来凤筑巢使北海这埠土地真正成为南方（五行丙丁属火）的炎方热土，北海人无论在经济生活或文化生活都有明显的改善，原有淳雅优良的民情并未异化变调，共同创造新时期的辉煌业绩正在方共未艾。

（黄家蕃）